

好多年前,听过一个故事:一位对人间生活充满好奇和向往的小天使,有一天去找老天抱怨:“太不公平了!为什么人间有亲人之爱、友人之爱、恋人之爱,而天堂里却什么爱都没有?”老天回答:“人间充满苦难和遗憾,所以需要爱;天堂里没有苦,所以也不需要爱。”小天使不甘心:“可我好想体验一下爱的味道呢,请您让我去一趟人间吧!”“我微微一笑,说:“我可以满足你的愿望,不过,你需要找到另一个天使来推你一把,但把你推向人间的天使,则会因为伤害你而受到惩罚,也必须离开天堂到人间去。现在,你可以问问,有谁愿意?”

不完美所以爱

林紫

小天使犹豫了,她望向身后的天使伙伴们,不知道该怎么做。一片沉寂后,另一位天使站了出来,温柔地说:“我愿意。”这个小故事,一直珍藏在我的心底,偶尔会在咨询或讲课时提起。而刚刚过去的黄梅天里,它突然再次浮现出来,变成一枚无可替代的“茶点”,让一月一见的“林紫心替茶会”平添无限回味。这一期茶会,主题是“为爱的人奉杯茶”,和着雨声而来的,有夫妻、母女、友人,而最小的参与者,还在准妈妈的肚子里。净手之后,大家双双入座。在老师的引领下,调整呼吸,安神静心,然后,随着琴曲古韵,一步一步、专注而有爱地温杯洁具、投茶注水,待珍贵的黄茶在晶莹的玻璃杯中根根玉立之时,再双手将它奉于亲爱之人面前,互行茶礼,以形入心。

大家正要端杯品茗,老师说:“且慢。让我们在品茶之前,先好好‘品一品’坐在对面的这位你爱的人——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TA了呢?你能感受到TA的爱吗?如果说,爱以及我们爱的人和我们自己,就像黄茶是在绿茶制作过程中出现的失误而造就的完美一样,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缺憾和不完美,我们愿意全然接纳,并且坦然告诉自己和对面的TA:不完美也没关系;不完美,也依然爱吗?”

心灵港湾

大家顿时安静下来。两两相望的瞬间,时空仿佛倏然消散,只有爱如涓涓细流般清澈分明地流淌开来,一直流向“十方三世”,同时滋养着彼此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……

一位美丽的妈妈泪眼盈盈地注视着女儿说:“我给女儿泡茶时,感受到了爱是有温度的;女儿给我奉茶时,又感觉到爱流淌了回来。以前我常常觉得自卑,怕女儿会嫌弃我不够好。今天突然释怀了,学会了对自己说:本无完美,如其所是,女儿还是会爱我的。”同样美丽的19岁女儿回应说:“妈妈是一个容易焦虑、担心的人,希望妈妈可以像泡茶的过程一样慢下来,多听听自己的声音,不完美也没关系,我爱你。”

年轻的妻子分享道:“给老公泡茶时,我会感到爱意倾注,会希望自己做得尽可能好,所以发现自己的动作不熟练时,会有点自责,但这种感觉很快就随着‘接纳不完美’的信念而烟消云散,我相信:老公不会介意我的不完美。”儒雅的先夫则一边点头,一边说:“本人比较宅,感谢老婆带我出门见‘世面’。这次茶会让我反思,意识到今后也要多一些出行安排,好好陪伴老婆孩子。”

听着一位接一位的分享,珍藏心底的小故事愈来愈清香四溢。眼前每一位,都是彼此的天使啊——因为人间不完美,所以才有了爱;因为我们不完美,所以才有了家。

很想邀请每一位困在亲密关系里的朋友:来心灵茶会,彼此相爱吧!

七夕会

“鲞蒸肉!”岳父眼前一亮,使劲地吸吸鼻子,惊喜地喊了出来。他用筷头蘸蘸酱汁,入嘴一吮,满意地点了点头。最近,岳父住在我家。他吃口咸,我们吃得淡,两代人在口味上发生了冲突。我开导岳父:“咸有咸的味道,淡有淡的滋味,要放下执念。”但让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改变生活习惯,谈何容易?每天吃饭,岳父总会皱起眉头,犹豫地举着筷子,不知道吃什么菜。那天,夫人提出让我去菜市场买菜,换换思路,换换口味。

我路过一家南货摊,闻到一股带着海风的咸腥味,隐隐地透着一股幽幽的香。我太熟悉这个味道了,这是咸鲞的味道。在江南,经过腌制风干的咸鱼叫作鲞,任何鱼都可以制鲞,但鲞蒸味道最好。我买回一条鲞,一切两半,铺在盘子里,将前夹心肉剁成肉糜,淋上些绍兴黄酒,直接放饭锅里蒸。不一会儿,咸鲞的香味从饭锅中飘了出来。

当我把鲞蒸肉端上桌上时,瞬间香气扑鼻,令所有的夏日菜肴黯然失色。鲞蒸切面肉质红嫩艳如桃花,鱼香随着袅袅的热气升腾开来。挟一筷入口,尚未来得及细嚼,鲜咸味在舌齿间慢慢漾开,直奔喉咙

“外”字,来源于上海人旧称河流的上游为里,下游为外。流经吴地的苏州河在外滩汇入黄浦江,而黄浦江,作为长江进入东海前最后一段支流,在外滩两岸集中展现了人力目前所能到达的繁华与高大的极限。

游客到了上海,都要来看看,看陆家嘴大楼群,看中华第一高楼,看浦西的万国建筑博览群,还要看宝总传奇开始的地方:在有“中华第一街”美誉的南京路步行街的尽头,矗立着和平饭店的尖顶,它浮在永不退潮的人声和热浪上,就像一枚绿宝石、一个坐标轴的原点。

十年前的一天,张春海老师和我谈,他准备以这个原点为起点,在工余,向南、向西到淀山湖,向东、向北到吴淞口,拍一拍黄浦江113公里沿岸。这一年,他买了第一部徕卡相机,装上了黑白胶卷。由此过去数年,他有时会给我看看最新拍到的画面。全世界的水流其实都相通,地球上的河流面目很相似,那要如何拍出

骆驼刺是戈壁大漠寻常可见的植物,出入戈壁沙漠多次,鲜见骆驼刺开花。

有次去秋里塔格山,进山前夏天已开始了,可人行在山谷,风吹在身上冷得瑟缩,才知山里才下过雪。车在山谷中穿越,左面是山,右面也是山。抬眼,秋里塔格山脊两峰相对,犬牙交错,荒凉沉寂。

一条河远远地出现在眼前,河水有些浑浊,水中几块巨石裸露出水面,触手冰凉刺骨,让人一抖。脚下是戈壁壁石山,山光秃秃的,石缝里有几丛绿色露出来,往里越发难走,过转角,眼前一亮,山前戈壁滩上一簇簇绿,绿得抖擞,绿得精神,一丛丛从黄花明亮、蓬勃,星星一样出现在眼底,是骆驼刺的花了。

骆驼刺,刺实为叶。为适应戈壁干旱少雨的环境,叶退化成熟,细而硬且尖,骆驼刺长在戈壁沙漠,平常遇见,是要绕着走的。此时为那花,却叫人停住了脚步。安静、寂寞的山谷因它变得热烈,那么多黄色的花,金子一样地堆积在一处,戈壁生辉。于荒寂、冷硬中让人心

友谊之花

耿晓晖

闲暇时光,我喜欢捧一杯咖啡,读一本书,品着苦后回甘的幸福。那天,我颈椎病犯了,手发麻,不小心打碎了心爱的咖啡杯,没了喝咖啡的心情。自责不已的我,在朋友圈唠叨了几句。很快,这事就过去了。

几天后,我收到一个北京寄来的包裹。拆开,是个精致的陶瓷咖啡杯,上面繁花似锦。是谁寄的呢?

很快就收到龙儿的信息,她看到我的朋友圈后,特意去挑选的。那一刻,一股暖流悄无声息地流淌在心

田。龙儿是小时候的玩伴,我们很久没联系了。童年的回忆涌上心头:那些年,一起在操场上爬高,在河边放风筝;下雨了,撑一件雨衣跑回家;出太阳了,罩着荷叶喂翻牛皮的知了喝水。

如今,这个咖啡杯成了极重要的存在,它更像一份友情的见证。我捧着它看落日余晖,感悟临近黄昏的人生境遇;它陪着我读书、沉思。拿起它,就不免会想起她,想起她那充满温情和爱的声音。

鱼鲞诱人滋味长

胡圣宇

到,胃口不开。这时,一块咸鲞配上一盘茭白炒毛豆、一盘醋焖茄子,可以干掉三碗米饭。一碗咸鲞连续数日放在饭桌上,只需扣上纱罩,无须担心变质。奶奶会过日子,吃了咸鲞,不肯将鱼骨头扔掉,拿来吊冬瓜汤丝瓜汤。咸鲞在饭桌上唱主角的时代,家门口常能见到有人拎着用稻草扎着的一两条咸鲞,从街头匆匆走过。他们走在街上,身边总随风吹着一股咸腥味。旁人闻之,也不由得加快了回家吃饭的脚步。

上世纪70年代,杭州湾畔曹娥江出海口,沿江围涂正酣。我随母亲步行六七个小时,去看望参加围涂的父亲,父亲暂住在渔民土根叔家中。走进小院,冬日的暖阳下,地面、围墙、冬青树上到处都晾晒着鱼鲞的大小团箕、竹篾。窗户下、屋檐下,成排成行挂起一条条鱼鲞。土

黄浦江的独特性,而不会被人误认作是别的什么水域呢?我很好奇——直到我看到这本影集《黄浦江》。

他拍了景区的游客,拍了他们的兴致勃勃和茫然,他拍了远离闹市的江边的砂石码头,展示着河流对城市的意义首先是交通动脉。他拍了黄浦江边上的稻田、凝视稻田的老者、几个江边的钓鱼人、站在闸桥上观驳船的老男孩,你问他们从哪来,要做什么,为什么在看?他们说,因为黄浦江在这里,因为船在这里。就像对一句偈。

他还拍了光。清晨照在黄浦江上的光、雨天和黄昏时河上的光。他在向北的时间里,拿着相机一次次经过河边的日子,在那些他按下快门的瞬间,江上什么都没有,又什么都有,瞬息万变的光线里蕴含了造物主无数的指令,驱使生物上游、繁衍或者死去。只是我们有时不愿深究其中

骆驼刺

胡蛙蛙

头一动又一暖。带刺的草木统称棘。披荆斩棘是不向困难低头。印象中带刺的植物叫人退避三舍。苍耳带刺,玫瑰带刺,仙人掌、仙人球、虎刺梅、石楠、锦鸡儿都带刺。玫瑰带刺谓之花好花不易得,提醒世人惜花。说话刻薄,人说带刺。锋芒太露,招人忌恨也是刺。刺向外是为了护己不受伤害,刺他也是伤自己,刀锋从来双刃剑。

年少时在田野,裤脚常被苍耳卷上,半天清理不净,若是粘在发辫上,一时手忙脚乱,还弄得发如乱草,不留心还会扎了手。鸟儿却喜欢停在带刺的树上,《诗经》中“交交黄鸟,止于棘”“鸣鸠在桑,其子在棘”,鸟儿栖在树上,或鸣或啼或婉转,交交、关关、唧唧、呱呱,起起伏伏,声在四野。骆驼刺枝蔓细小柔弱,却因根扎得深,在戈壁沙漠绵延成片,处处透着生机和顽强。黄色的花一片连一片,戈壁像铺了一层黄色锦缎,风一吹,金黄色的火焰跳动,黄花摆动,起起伏伏。

山还是光秃秃的,但有了骆驼刺,有了黄色的花,人就会觉得时间没有被遗忘。

河畔少年的暑假



河畔少年的暑假 (摄影) 马亚平

根婶婶见到母亲与我,用菜刀割一段鳊鱼鲞,再拿起竹竿,挑下一只墨鱼鲞、一只鲳鱼鲞。左右手各执一只,互相拍打,“啪啪”“啪啪”,落下一地盐花,再在地里拔一把芹菜,两棵茼蒿和一些青菜。不多时,厨房里飘出了诱人的香味,土根婶婶将鳊鱼、鲳鱼鲞、墨鱼鲞清蒸,炒了几个素菜。吃饭时,土根婶婶不停地夹鲞给我,微笑着问:“好吃吗?”我一面咂嘴舔唇,一面点头。这些鱼鲞,咸香中透着鲜甜,鲜甜里又夹杂了烟火味,好像还有海风与阳光的气息从舌尖一闪而过,越嚼越香欲罢不能。第二天,土根婶婶用旧报纸包了三条鱼鲞,让我们带回家。

在风与时间的馈赠下,鱼鲞成了江南饭桌上的美食。鲞冻肉也好吃,白鲞和五花肉经长时间的炖煮,五花肉充分吸收了白鲞的咸味,白鲞也因五花肉而多了一份油润。一口下去,满口咸鲜,一时分不清是鱼还是肉。隔夜,五花肉、鱼鲞被汤汁锁在凝胶中,泛着琥珀般的晶莹色泽。春节时,鲞冻肉一直是餐桌上的“霸主”,一锅鲞冻肉要吃上一个春节。

其实,不光是鲞冻肉,只要与鱼鲞沾了边,如白鲞扣鸡、白鲞扣鹅、黄鱼鲞烧牛蛙、鳊鱼鲞炒芹菜等等,这菜肴就会丰润起来、鲜美起来。

站在黄浦江的堤岸

沈轶伦

同,在大自然眼里,和江中与江边微小生命,差不多。在刷短视频时,我曾刷到过一位博主,他说每当他不开心时,会去河道取一捧水。就这小小一捧足够了。他回家在显微镜下观察水,里面有浮游生物、有微观的宇宙,有搏斗、有厮杀、有建设、有生育,然后在半小时里辛辛苦苦建造出来的东西,瞬息间又化为乌有。他说他每次看完这一捧水,就会获得短暂的释然,可以离开镜头,有勇气继续在尘世生活下去。

那支徕卡镜头,就是春海老师的显微镜吧。是他出于记者职业敏感对城市的观照,是他藏着从青年到中年心事的山洞。他把书寄给我时说,现在,在拍了25年照片后,“才刚刚开始明白怎么拍照”。

黄浦江,塑造了今日的上海,

揭示的道理:我们自以为是与与众不同,在大自然眼里,和江中与江边微小生命,差不多。在刷短视频时,我曾刷到过一位博主,他说每当他不开心时,会去河道取一捧水。就这小小一捧足够了。他回家在显微镜下观察水,里面有浮游生物、有微观的宇宙,有搏斗、有厮杀、有建设、有生育,然后在半小时里辛辛苦苦建造出来的东西,瞬息间又化为乌有。他说他每次看完这一捧水,就会获得短暂的释然,可以离开镜头,有勇气继续在尘世生活下去。

那年,妈从宁波来上海办嫁妆,住在二姨家,病人膏肓的二姨,拉住她的手托孤:“冲儿才两岁,以后就拜托你照顾他。”妈点头承诺:“我会管,一定管!”二姨去世后,外公派人去上海,把四个孤儿接到家里。三个孩子都已成人,只有冲儿,他找不到娘,日夜啼哭。外公请了保姆,又请舅母哄,他不哭个不休。待嫁的妈把冲儿抱回自己房里,孩子终于安静下来,整天像条小尾巴跟在妈身后,口口声声叫妈“姆妈”。

几个月后,妈要出嫁了,全家人都担心,妈也急得六神无主,冲儿怎么办?舅母出了点子,把冲儿带过去。外公跳了起来,黄花闺女出嫁,带个小孩子,别人还以为是“拖油瓶”,传出去,百口难辩,还有脸面?外公骂舅母出馊主意,吓得她躲在房里再不敢作声。

但事情总得解决,妈终于下了决心,把冲儿带过去。她派人找我妈,爸不敢做主,去问阿娘。菩萨心肠的阿娘没一丝犹豫,立刻答应了:“孩子可怜,让冲儿一起过来好了。”妈出嫁这天,花轿旁走着个抱小孩的喜娘。沿途的人都来看,妈还没进叶家,这惊世骇俗的一幕已传得沸沸扬扬。冲儿随妈“嫁”到了老鹰湾叶家。为照顾他,阿娘另请了女佣,妈还把外婆请来帮忙。冲儿粘在妈身边,天天笑嘻嘻的。乡人了解了真相,都夸我家是“真正的三代良善!”冲儿五岁那年,二姨父续弦,冲儿才被接回上海。妈忆起孩子走时在地上打滚喊“不去,不去”的场景,几十年后还会红了眼睛。

后来,妈有了我们六个孩子,自己都难周全,但只要冲儿来,妈总要烧一大桌菜,临走还把他的包都塞满。18岁他参了军,复员后去了福州。阿根姑母因病卧床多年,临终把两个女儿托付给我爸。大女儿阿玲经常来我家,爸还让她进了我读的高中。她几乎每周都来,同样的,妈也是好菜好饭管饱,还给她零用钱。她外语学院毕业时,担心要受后妈气,想去外地工作。妈把她介绍给了冲儿,两人喜结连理。冲儿没新衣,妈拆了爸一件毛料长衫,改成中山装,他就穿了这件衣服当了新郎。妈还给阿玲添了嫁妆。

他们要离开上海了,妈拉着两个没娘的孩子,哭得很伤心,再三关照,要好好过日子,到福州记得来信。可他们俩,一去如同黄鹤,音讯全无。

一直到爸落实政策后,有天在火车站碰到正在送客的冲儿,爸喜出望外招呼,谁知他头也不回地走了。过了几年,才知单位曾要提拔冲儿当干部,一查档案,说他社会关系复杂,未果,以为是爸影响了她,从此退避三舍。

他不与我们联系,那个吃了我们不知多少顿饭的阿玲同样如此。每次说到他们,妈总是很牵挂。2018年春,妈病重,我决定打一个电话。冲儿接了,叫了声“四阿姨!”虚弱的妈泪如雨下,挣扎着说了一句:“冲儿,你好吗?”对方说什么,我听不见,我忍不住大声责问:“你们有没有良心啊?”妈不让我说,急忙挂了电话。不久妈就走了。我向他们报了丧,像以前多少年一样,他们无声无息。想去骂他们几句,妈的话响在耳边,帮人就是帮自己,计较个啥!忽然,眼前一片海阔天空,我放下了。

帮人就是帮自己 叶良骏



美食